

缪钺 撰

缪钺

名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说

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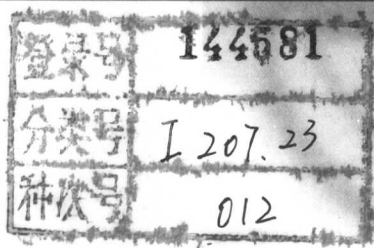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名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缪钺 撰

缪钺



说词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缪钺说词

缪钺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625 插页 4 字数 185,000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2680-1

I·1369 定价:13.20元

出版说明

这是继“蓬莱阁”丛书之后，本社推出的又一套设计新颖的学术精品丛书。

四十多年来，循着古代文化各领域研究的轨迹，我社不懈地以出版一流学术研究著作为宗旨，即使承担巨大的经济负荷也在所不惜，终于形成了以“中华学术丛书”为核心的上古社学术著作系列，并成为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比肩并峙的品牌图书而饮誉海内外，其价值绝不因年光流逝而减褪。常常地，我们接到各地读者的函电，询问这些精品图书有无再版的可能；也常常地，在书市上，我们见到有人淘拣到已经残损的一册半帙这类著作而喜悦不禁。于是，我们萌生了依据发展着的图书市场的需要，对我社这笔珍贵的累积以各种方式重版或重组的想法，这套丛书就是其中的一组。

考虑到当前青年学子的实际需要与承受能力，这套丛书择取影响尤著而为当今学术界读书界尤其急需的论题组合而成，或选自原来单行者，或节取文集之某一精粹部分，一书一题，说有专诣，人为名家，自成系列，故名之曰“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虽然，“名家说”的组合形式与“蓬莱阁”不同，然而在学术

源流上,却相承而又互补。如果说“蓬莱阁”着重收录清末民初以降国学宗师大家的开山之作,更多文化学术史的宏观建构;那末“名家说”,则多取三四十年代以来大师及名家们对某一专门领域或专题的潜心研究之作,更多由微观而见宏观,其所吸取的西学的成果,也随时代而有所不同。因此,即使二套丛书中作者有所重合,但品种的择取,仍以丛书各自的宗旨为别。于是由“蓬莱阁”而“名家说”,读者会产生由登堂而入室,探突而临佳境的感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则是文史哲打通,中西学兼融的世纪性学术趋尚,以及那包含着严格的学术规范的鲜明的学术个性。因此建议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应汲取具体的专门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其中所内含的思维形态与治学门径。

与“蓬莱阁”丛书相同,本丛书每一种前都冠以一流专家学者的导读性文字,相信同样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缪钺先生的词学研究 (代序)

缪又景

缪钺先生字彦威，江苏溧阳人，1904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迁安县，北京大学文科肄业。建国前后，先后任河南大学、广州学海书院、浙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95年1月6日逝世于成都。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与文学、唐宋文学、诗学、词学、古籍整理、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均有建树，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年谱》、《杜牧传》、《冰茧庵丛稿》、《冰茧庵序跋辑存》、《灵溪词说》(合撰)、《词学古今谈》(合撰)、《冰茧庵剩稿》等。

先生少承庭训，读书勤奋，在中学毕业之前，已较为系统地掌握了文字、音韵、训诂及目录学方面的知识，熟读了相当数量的经、史、子、集要籍。二十岁时，先生因父歿从北大辍学，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七十年来，先生执教名庠，广交当世学人，深得切磋之益，学问日增；而治学授业之余，不废吟

咏,旧体诗词创作,亦渐臻佳境。这一切为先生从事词学研究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基础。

先生的词学论著主要集中发表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三十年代中至四十年代初,第二个时期是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1930年秋,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张广舆聘请年仅二十六岁的先生为中文系教授,讲授六朝诗、六朝文、杜诗、词选,为先生在大学授词学课程之始。1938年以后,先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除开设诗选、中国文学史诸课外,亦授词选。数年间,先生将词学研究之心得撰为《遗山乐府编年小笺》、《论词》、《论李易安词》、《论辛稼轩词》、《姜白石之文学批评与作品》诸文,发表于《词学季刊》等杂志,后又将上述诸文收入《诗词散论》一书,于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建国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八十年代初,先生虽屡次讲授唐宋词专题,却极少发表词学论文。1981年,先生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叶嘉莹教授相识。叶教授早在三十多年前,即读过先生之《诗词散论》,对书之作者早怀钦仰^①;而先生在不久之前,刚读过叶教授的新著《迦陵论词丛稿》,亦“钦佩其中评赏辨析,精邃深微”;且“二人论词都推重王静安先生,尤其有针芥之合”^②。以互读彼此著作之了解为基础,先生与叶教授遂计划合作撰写词学论著。从1982年起,先生撰写的有关论文陆续刊载于《文学遗产》、《四川大学学报》诸期刊中,历时四年,与叶教授所撰之文合集为《灵溪词说》,总计四十一篇,其中先生所撰二十三篇。其书于1987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内容为纵论唐五代两宋著名词人、词作与词论,但在写作方法和阐述立论上,都有所创新,颇见独到。尤其在体例

方面独创一格,每篇开头,先用一首或数首七言绝句撮述要旨,以醒眉目,然后再附以详细透辟的散文阐说。书中每篇按时代顺序编排,以反映出词之历史发展。如此而将以往的论词绝句、词话、词学论文、词史等不同体裁之文熔铸一炉,融为一体。其书问世以来,学术界评价甚高,被誉为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最近还有论者指出:“缪钺、叶嘉莹的《灵溪词说》虽然是作家专论的合集,但因将唐宋词人一一论述,论述中又注意词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承继关系的寻绎,实际上是一部高水平的唐宋词史。二位学者学力深厚,方法新颖,因而新见迭出,常有发人深思之笔^③。”《灵溪词说》出版后,先生与叶教授继续合作,撰写续集。仍然是文稿随时发表于各种期刊,以听取同行意见。到1992年,汇积文稿十九篇,由岳麓书社在1993年2月出版,书名为《词学古今谈》。此书所论内容之时限,已下移至明清,其中先生所撰的十三篇,除论唐宋词与词论外,还包括了对金元以来词与词论的评析。

有学者注意到:“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④。而先生在就《建国以来词学研究述评》一文与施议对博士的通信中曾谓“窃以为俞平伯氏《唐宋词选释》,甄选与评释都相当好,能得古词人之用心,对读者很有益”^⑤;“能得古词人之用心”,实为先生夫子自道之言,也可以说是他本人词学研究所达到的境界。成就这样的境界,先生一是得益于自身深湛的学养,二则得益于在旧体诗词方面出色的创作实践。

先生于近世学者中,推尊王国维、陈寅恪二老,对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证之法尤其推崇,平生治学上亦以文史兼长为特

色,对诗史、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史都有精深的造诣。广博渊深的学术功底使先生论词能够相当准确地理解词人及其所处的社会时代,并敏锐地注意到词体与诗、文不同的本质和艺术手法。对史料的熟悉,也使先生在行文中,能旁征博引,左右逢源,直探古人词心。例如岳飞的《小重山》词,以往论者多认为“情调低沉”,不如其“壮怀激烈”之《满江红》。先生则谓“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是不能深解词人的用心与作词的艺术方法的。这首词同样是‘壮怀’的表现,不过是因为壮怀难酬,胸中抑塞,于是以沈郁蕴藉的艺术手法来表述就是了。这也正是词体的特长,也就是张惠言所谓‘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者。岳飞抗金卫国的志业,不但受到赵构、秦桧的忌恨迫害,而同时的其他人,如大臣张浚、诸将张俊、杨沂中、刘光世等,亦进行阻挠,故岳飞有曲高和寡、知音难遇之叹。《小重山》词就是抒写这种心情的。此词上半阙写出忧深思远之情,与阮籍《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意境相近。下半阙‘白首’三句,表面看来,似乎有些消极情绪,但实际上正是壮志难酬的孤愤。‘欲将’三句,用比兴含蕴的笔法点出‘知音’难遇的一种凄怆情怀,与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末二句‘江晚正愁予,山声闻鹧鸪’相似^⑥。”先生并以文天祥《满江红·和王夫人〈满江红〉韵,以庶几后山〈妾薄命〉之意》一词作为旁证,指出文天祥此词“是用委婉蕴藉的辞句表达坚贞刚毅的节操,这又是一种方法,也是填词中常用的方法,欣赏词作应当懂得这一点,婉约的词亦可以寓托壮怀也^⑦。”

曹植《与杨德祖书》尝言“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文选》卷四十二),常为学

生讲授该文的先生对此语深以为然。先生在十八岁以前,对于古文、骈文、诗、词等文体的写作已有熟练的掌握,以后又得到像张孟劭先生这样的硕学通儒的指导,并与龙榆生、吴宓、马一浮、夏承焘、刘永济、潘伯鹰等往还相与,诗词创作方面愈加当行出色。先生作词,“因才性之所近,小令取法秦观、晏几道,慢词取法周邦彦、姜夔,亦兼采他家之长,渐向深美闳约”^⑧。叶嘉莹教授将先生的诗词作品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即四十年代、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和1987年以后,并总结了各阶段作品的特点^⑨。九十年代后,先生将所作诗词手订为《冰茧庵诗词稿》四卷。现已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缪钺全集》中。正是由于自己具有丰富的填词经验和极高的创作水平,故先生论词,才能对古人创作的甘苦有一番真切的体味,也更能于空曲交会之际理解古人的词心。

先生治词的另一特点是注重词之特质。在早年撰写的《论词》一文中,先生在对词的艺术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与其他文学体式如诗、文的表现方法作了深入的比较之后,将词之特质,析论为四端:一曰其文小,二曰其质轻,三曰其径狭,四曰其境隐^⑩。先生晚年总结自己平生论词,对词之特质又有进一步阐释,指出:

凡是一种文学艺术,皆有其产生之特殊条件,从而形成某种文学艺术之特质,而其长短得失亦寓于其中。今词之特质果何在乎?王静安先生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斯言得之。词兴于中晚唐而滋衍于五代,当时词人,于歌筵酒席之间,按拍填词,娱宾遣兴,寄怀写物,取资目前。因唱词者多是少年歌女,故词

中亦多写男女间之幽怨闲情，其风格则是婉约馨逸，有一种女性美，亦即王静安所谓“要眇宜修”者也。《花间》作者，多属此类。南唐冯延巳、李后主之作，扩大堂庑，提高意境。两宋以还，名家辈出，在内涵与风格两方面皆有新发展，苏东坡、辛弃疾贡献尤大。此时之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熔铸群言，可以独抒伟抱，可以发扬抗敌爱国之壮怀，可以描述农村人民之生活，风格亦变为豪放激壮，不复囿于《花间》之藩篱矣。虽然，在内涵与作法上，词仍有其不同于诗之处。词是长短句，其曲调之低昂，节拍之缓急，足以尽唱叹之致，又因篇幅之局限，要求言简意丰，浑融蕴藉，故词体最适合于“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张惠言《词选序》）。而可以造成“天光云影，摇曳绿波，抚玩无弋，追寻已远”（周济语，见《介存斋论词杂著》）之境界。此诗体所不能及者。但在内涵方面仍不免有其局限。因作词须按调填写，严守韵律，故虽自苏、辛扩大词体内涵，树立楷模，但仍有不能容纳者。譬如杜甫之“三吏”、“三别”，白居易《秦中吟》、《新乐府》诸诗，陈述民生疾苦，弹劾时政腐败之内容，即难以用词体表达；又如杜甫《八哀》诗、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之长篇叙事，词体亦无能为力。王静安所云，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盖谓此也。

词体初兴，形成婉约之风格，其后虽不断发展演变，然浅露、直率、粗犷、叫嚣，终非词体所宜。东坡词之豪放旷逸，稼轩词之悲壮激昂，世所共推，但苏、辛词之佳作仍归于深美闳约。周济谓：“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介存斋论词杂著》）刘熙载谓苏、辛词“潇洒卓犖，悉出于温柔敦厚”（《艺概》）。夏敬观谓：“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乃其第二乘也。”（《映庵手批东坡词》）诸人之论，可谓知言。近之论词者，或推尊豪放而贬低婉约，不免囿于一隅之见，未能圆照博观者矣。

或曰:信如君所论述,然则反映历史现实,歌咏国计民生,将非词体之所长欤?曰:是固不可一概而论也。南宋偏安,士怀恢复,其时词人,发抒抗金卫国之心,抨击苟且偷安之辈,激烈豪宕,名作如林。及蒙元南下,宗社丘墟,故老遗民,痛伤亡国,亦不乏悲咽凄断之作,是固不得不谓之为反映历史现实者矣。此外,词人佳作,虽发之于一己之观感,而往往可以藉以窃见世道之隆污,善乎友人刘弘度(永济)先生之言曰:“词人抒情,其为术至广,技亦至巧。或大声疾呼,或呻吟宛转,或径情质言,或旁见侧出,或掩抑零乱,迷离惆怅,或言在此而意在彼,然而苟其情果真且深,其词果出肺腑之奥,又果具有民胞物与之怀,则虽一己通塞之言,游目骋怀之作,未尝不可以窃见其世之隆污,是在读者善逆其志而已。”(《诵帚庵词自序》)细绎弘度先生之论,则于词体如何反映历史现实,可以深得其解矣。自古词人,感物造端,引申触类,虽取资于草木禽鱼,闺檐儿女,而身世之感,家国之念,卓识高情,沉郁隐痛,往往寓于其中,此亦所谓有“寄托”者。评赏词作时,应知人论世,心知其意,而不可拘于皮相之谈,刻舟之见也。

余生平论词,大旨如此^①。

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先生在对具体词人词作的论述中,对旧说多有辩驳。如对素称豪放词人的辛稼轩词,先生即认为“非徒豪壮而已也,于豪壮之中,又能沉咽蕴藉,空灵缠绵,得此调剂,故豪放之情,不失于粗犷,词体之美,仍可以保持”^②。

以上遵出版社之嘱,简述先生生平、治词经历及词学研究特点之大端。本书所收内容,为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诗词散论》、《冰茧庵丛稿》、《灵溪词说》三书中的词学论文,由岳麓书社出版的《词学古今谈》中的文章,不在收入之列。需要说明的是,先生论词之著述,除单篇论文外,还有一

本在抗战期间由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这本小书评述了南宋的岳飞、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著名的爱国词人，以其忠愤激昂的名篇佳作，来激发青年的抗战热情，其中亦不乏精采的见解。其书将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缪钺全集》中。

- ~~~~~
- ①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后序》：“我对缪钺先生之钦仰，盖始于三十余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当时所最为赏爱的评赏诗词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种即是先生的《诗词散论》。我以为这两本书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他们都不只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
 - ② 缪钺《灵溪词说·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③ 吴相洲《二十世纪中国词学研究述评》，《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 ④ 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 ⑤ 施议对《宋词正体》，澳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0页。
 - ⑥⑦ 缪钺《灵溪词说·论岳飞词》，亦见本书。
 - ⑧ 缪钺《自传》，见《冰茧彩丝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页。
 - ⑨ 详见叶嘉莹《论缪钺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见《冰茧彩丝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5—25页。
 - ⑩ 缪钺《论词》，见《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亦见本书。
 - ⑪ 见先生八十年代中期为《当代词综》编者所撰《小传》手稿。此处引文为首次刊布。
 - ⑫ 缪钺《论辛稼轩词》，见《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亦见本书。

目 录

缪钺先生的词学研究(代序) 缪又景

论词.....	1
总论词体的特质	14
论杜牧与秦观《八六子》词	17
论韩偓词	23
《花间》词平议	28
论范仲淹词	43
论张先词	49
论晏几道词	57
论晏几道《鹧鸪天》词	63
论苏、辛词与《庄》、《骚》	66
论黄庭坚词	73
论贺铸词	80
论李易安词	90
论李清照词	95
论陈与义词	113
论岳飞词	120
论张元幹词	125
论张孝祥词	130
论辛稼轩词	138

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	144
论姜夔词	155
论史达祖词	169
论文天祥词	179
论刘辰翁词	185
论张炎词	193
《遗山乐府》编年小笺	213
王静安诗词述评	242

论 词

论词之起原者，以张惠言之说最为简当。张氏《词选序》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名曰词。”盖唐代以诗入乐，诗句齐整，而乐谱参差，以词就谱，必加衬字，久之，感其不便，于是或出于乐工之请求，或由于诗人之自愿，依乐谱之音律，作为长短句之新词，以便歌唱，所谓“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温庭筠传》）。而词体遂兴。

此种新体裁，时人称之为“曲子词”，后遂简称为“词”，其取名并无深意。《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此自指语词之词，段玉裁所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词体最初取名，与此无关。后人或以词体酝酿，恰与“意内言外”之旨相通，遂附会其说。始于宋陆文圭《山中白云词序》，至张惠言而大畅其旨，于是意内言外之义，遂为论词者所宗，而中晚唐词人作词之时，固未曾有此念存于胸中也。（词始于中唐，世传李白诸词，乃后人伪托，近人辨之已明）

中晚唐、五代及北宋初年之词，仅有小令，其句法尚多与诗相近。如《生查子》似两首押仄韵之五言绝句合成，《玉楼春》似两首押仄韵之七言绝句合成，《鹧鸪天》则如两首押平韵之七绝，仅下半阙第一句易七字句为两个三字句耳。此外，如

《浪淘沙》、《临江仙》、《虞美人》、《菩萨蛮》诸调，亦皆由五七言诗句增损凑合而成，每句中平仄之配合，亦多与律诗相同，尚无更精严之规律。及宋仁宗之世，慢词肇兴，其后周邦彦、万俟雅言、姜夔等，均精于音律，创制新调，于是词之句法始繁复变化，而句中四声之配合，阴阳之分，上去之辨，亦谨严密栗，有时故为拗折之声，以表激荡怨抑之情，遂益与律诗句调相违，迥异于初期之小令。其音律最严者，如《暗香》之结句：“几时见得”（姜夔词），“两堤翠匝”（吴文英词），一句四字，兼备四声（上平去入），其中上去入三仄声字，皆不能互易，易之则不合律矣。词非但辨四声也，又当辨声之轻重清浊。张炎称其父作《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深”字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张炎《词源》）。此种精严之处，皆律诗所未有。词中押韵，亦不容疏忽。仄声调上去入三声均可选用，而有必须用入声韵者，《词林正韵》历举二十余调，考之宋人词，虽未尽合，然若姜夔之《暗香》、《疏影》、《琵琶仙》、《凄凉犯》诸调，音响健捷激泉，所谓“以哑觥斲吹之”者，则断应用入声韵。其用上去韵者，自是通叶，而亦稍有差别。如《秋宵吟》、《清商怨》宜单押上声；《翠楼吟》、《菊花新》宜单押去声；复有一调中某句必须押上，必须押去者；有起韵结韵皆宜押上，皆宜押去者。古人谓“诗律伤严近寡恩”，实则诗律尚不甚严，词律严密之处，真如申韩之法，不容假借。词本诗之支与流裔，故一名诗余，然其后滋生发展，自具体貌，历时愈久，演变愈多，俨然附庸之邦，蔚为大国矣。

抑词之所以别于诗者，不仅在外形之句调韵律，而尤在内质之情味意境。外形，其粗者也；内质，其精者也。自其浅者